



当代外国文学名著译丛

无情妻子

【法】莫泊桑 著

【法】 莫泊桑 著

吴 江 余启应 马涤吾 等 译

无情妻子

XUE MINGZUO YICONG

福州大学图书馆藏书印

无 情 妻 子

【法】莫泊桑 著 吴江 余启应 马涤吾 等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2插页 150 000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109—0

I·101 定价: 1.50 元

印数: 1—23 500

内 容 提 要

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称誉，他在短短十年稍多的时间里发表了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如脍炙人口的名篇《羊脂球》、《项链》等。

本书内的二十一篇短篇小说，是在我国尚未作过译介的佳篇，作品题材多样，表现手法各异，读者可从中了解到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面目和他的写作技巧。

目 录

一天晚上.....	1
迟钝.....	11
英国人.....	20
农夫的妻子.....	28
信号.....	37
狂人情.....	44
无情妻子.....	53
玫瑰.....	73
小旅店.....	82
安多瓦神.....	100
不相称的婚配.....	111
魔鬼.....	119
失败.....	127
暖房.....	137
晚会.....	145
爱的觉醒.....	159
二十九号病床.....	167
被抛弃的人.....	183
离婚.....	195
幸运的盗贼.....	207
蒙面人.....	212

一天晚上

骑兵中士瓦拉约请了一星期假，他要去姐姐巴多瓦夫人家度过这一星期。瓦拉约的部队驻守在雷恩，他在那儿过着快乐的日子。同家里人在一起使他感到不舒服，但因为身上缺钱，只好写信给他姐姐，说要自由自在地陪她住一星期。巴多瓦夫人，矮矮的个儿，是一个说教式的虔诚的人，但是却喜欢发怒。其实瓦拉约并不喜欢她，但他需要钱，而且需要很多的钱。他回忆了一下，在所有的亲戚中，只有巴多瓦夫妇这儿他还从来没有去敲诈过。

瓦拉约的父亲过去是昂热的一个花商，但现在已不再做生意了，因此也无法再在经济上给他那无赖儿子提供资助，所以这两年来他也从没见过他儿子的影子。女儿嫁给了巴多瓦，女婿原先只不过是位财政职员，如今刚刚提升为瓦纳斯的税务员。

瓦拉约从火车上下来，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一直把他送到姐夫家门口。他看到正好在办公室办公的姐夫正在同布列

塔尼地区的几位农民谈话。巴多瓦从坐椅上站起身，隔着堆满文件的桌子同他握过手后，轻声说道：“先坐下吧，我一会儿就好了。”接着又坐到原来的座位上，继续他们的交谈。

他的解释，农民们一点也听不懂，税务员也不理解农民们的理由；因为他只懂法语，而别人讲的都是布列塔尼方言。在他们中间当翻译的文书，好象是谁的话都听不懂似的。

他们一直谈了好长好长时间，瓦拉约看着他的姐夫，心中暗想道：“真是个大笨蛋！”巴多瓦大约有五十来岁，他高高个儿，样子瘦骨嶙峋，做事十分迟钝。他全身汗毛密布，眼睛上面的两道弯弓型的眉毛，仿佛是两条带毛的拱券。他戴一顶金色花边的天鹅绒软帽，无精打采地思考着。他思考问题时，如同做所有事情时一样，总是无精打采的。他的言谈、举止和思索，都是从容不迫的。瓦拉约心里重复着想：“真是好一个大笨蛋！”

瓦拉约则是一个爱喧闹、惯于大声叫嚷的人。生活对他来说，除了咖啡和妓女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乐趣。离开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其他的一切，他均一无所知。他会吹牛皮，说大话，喜欢吵吵嚷嚷。所有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已无知到了蔑视天地万物的程度。当他说出：“他妈的，多快乐啊！”这句话时，便可以肯定这是他唯一可以脱口而出的、表达他的最高赞赏之词。

巴多瓦终于从农民那边转过脸来问道：

“您身体好吗？”

“还不错，您这不是看到了！那你们呢？”

“还好，谢谢。想到要来看看我们，真是太客气了。”

“是啊，我早就想来；但是您可知道干军队这一行的，可不是那么自由呀。”

“嗯！这我知道、我知道，无论怎么说，这就够客气罗！”

“那么若斯菲娜，她身体好吗？”

“好呀，好呀，谢谢您，您一会儿便可见到她。”

“那么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她去朋友家了。在这里，我们同外面的联系很多，在这个城市里，真是自由极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门开了，巴多瓦夫人走进来，殷勤地走到弟弟身边，将脸伸过去并向他问道：

“您到这儿好久了吗？”

“不久，还不到半小时呢！”

“哦，我还以为火车会误点呢，请到客厅去吧！”

他们来到隔壁的房间里，巴多瓦仍然留在那儿，同他的纳税人一道，继续结完他们未清的帐目。

一离开那办公室，她便说道：

“关于您的事，我已打听到不少情况了。”

“什么事呀？”

“好象是说你的所作所为就象一个放荡者。听说你已陶醉于酒色之中，并负债累累了。”

他感到吃惊地说道：

“我么？从来没有过的事。”

“啊，别抵赖了，我都知道。”

他还想争辩，可是她强烈的责备，使他无法再开口，他也只好就此沉默下来。

她接着说道：

“我们六点钟吃晚饭，吃饭前，你可自由活动一下，我不能陪你，因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就剩下他一个人了，是去睡一会儿还是去散散步，他还在犹豫着。他一会儿看看那通向卧室的门，一会儿再看看通向大街的过道。他终于决定到街上去。

从屋里出来，他漫步街头，游荡着向前走去，马刀吊到了脚肚子上。布列塔尼这阴沉的小市镇，是那样幽静而萧条，海湾沿岸是那样死气沉沉，这就是人称的“莫尔比昂”。他望着那灰色的小房子，稀少的行人和那空空如也的店铺，嘀咕道：“真是令人扫兴，也毫无一点乐趣。瓦拉约呀，你怎么会有这个臭主意，到这个鬼地方来呢！”他来到更加冷静的港口，便沿着一条僻静而荒芜的大道转回来，五点钟不到便回到了家中。于是他倒在床上，一直睡到吃晚饭的时候。

女仆人敲门的声音把他从梦中吵醒。

“开饭罗，先生……”

他从楼上下来。

这潮湿的餐厅里，贴墙纸一直贴到了地面，一张没有台布的圆桌上放着一个带盖的大汤碗，还有三个孤单单的盘子。

巴多瓦先生和夫人与瓦拉约同时进到室内。

大家坐下来，巴多瓦先生和夫人都在自己的胸前画了一个小小的十字，然后由巴多瓦来分汤。这天，他们吃的是青菜牛肉浓汤，这是一种油腻的浓汤。

用过汤后，上来的是牛肉，牛肉煮过了火，化成了油腻的烂糊子。当兵的慢慢地咀嚼着，他感到一阵阵恶心，浑身软绵绵的，心里烦极了。

巴多瓦夫人对丈夫说：

“你今晚要去第一市长家吗？”

“是呀，亲爱的。”

“别呆得太晚了，你每次出去都搞得那么疲劳，可不要把身体搞垮了啊。”

这时她又谈到瓦纳斯的公司，而且是最好的公司。由于他们信仰宗教，巴多瓦夫妇受到尊敬，受到欢迎。

接着送上来的土豆泥。此外，为了表示对客人的敬意，还专门准备了一道猪肉做的菜。

最后压席的是奶酪，但没有咖啡。

瓦拉约知道，他要是在姐姐身边度过这一个晚上，他定会遭受到她的指责，恭听她的说教。而且只能干巴巴地听着，连一小杯饮料也不会有。他感到对他来说，这将是不可忍受的痛苦，于是他也宣布说他晚上要去宪兵队，处理这次假期中的有关事情。

刚刚七点钟，他便走了。

一来到街上，他便开始振作起精神来，就象一只刚从水中爬出来的狗一样。他心里嘀咕道：“他妈的，他妈的，真他妈的苦差使。”

他开始寻找咖啡店，想到这城市的最高级的咖啡店去。他终于在一个广场旁边找到了一个，店门口亮着两盏大气灯，里面，五六个半上流社会的先生，静静地伏在那儿的小桌子上，小声地说着话。还有两位在玩台球，他们围着球台

转来转去，台球在上面滚动着，相互碰撞。

那两个人的口里还在不停地数着：“十八——十九——啊！真不巧——嗯！这一下真漂亮——打得好——十一——好象应该从红的开始——二十——前面一个，前面一个——十二。嗯，我说得对么？”

瓦拉约叫道：

“跑堂的，来一小杯咖啡和一小瓶白兰地，都要好的。”

他坐下来，等待着跑堂的送酒来。

很久以来，他已习惯在那烟雾腾腾的喧闹中和同事们一起度过那自由自在的夜晚。这儿的沉默、寂静使他感到心烦意乱。他开始喝了，先喝咖啡，再喝白兰地。喝完一瓶后，又要了一小瓶喝了。这时他真想放声大笑，大叫，大唱，真想揍揍人才痛快。

他想：“瓦拉约，你的精神已振作起来了，现在需要去高兴高兴了。”他突然想起要马上去找姑娘们消遣消遣。

他又唤来了跑堂的：

“喂，伙计！”

“嗯，先生。”

“请告诉我，伙计，娱乐消遣的地方在哪儿？”

跑堂的对这个问题感到惊愕。说道：

“我不知道，先生，是这儿吧？”

“怎么？这儿？那么你究竟认为什么是娱乐？”

“可我不知道呀，先生，是喝上等啤酒和高级葡萄酒吗？”

“去你的，笨蛋。女人，你觉得女人是干什么的？”

“啊！啊！啊！是女人？”

“是呀，女人，什么地方有呀？”

“女人吗？”

“对呀，是女人呀！”

那伙计走近他，轻声说道：

“您是问什么地方有妓院吧？”

“是呀，是呀，当然是罗。”

“您走到第二条街向左转，然后在见到第一条街时向右转——十五号便是。”

“谢谢老兄。这是给你的小费。”

“谢谢先生。”

瓦拉约从咖啡店出来，重复着：“第二条街向左，再在第一条街向右，十五号。”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想道：“第二条街向左——对呀！可是从咖啡店出来是向左还是向右呢？唉！算了吧，找过去再看看吧！”

他向前走着，走到第二条街向左拐，又向前走到第一条街转向右边，他找到了十五号门牌。这是一幢漂亮的建筑物，透过紧紧关闭着的百叶窗，他看到二层楼上的窗户里灯光明亮，进出的门仍半开着，门厅里还亮着一盏灯，他心里想道：

“对，正是这地方。”

他走进去，因没人出来，于是就喊道：

“喂！喂！”

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女仆，她看见是一个当兵的，好象感到有点惊愕。

他对她说道：

“您好，孩子，这里的女人（夫人）在楼上吗？”

“是，先生。”

“在客厅里吗？”

“对，先生。”

“我直接上去行吗？”

“可以，先生。”

“对面这个门吗？”

“就是，先生。”

他上去了，推开楼上一个房间的门，里面亮着两盏大灯，一个分枝吊灯和两条枝形大烛台，把房间照得如同白昼。里面有四位女士，她们都穿着袒胸露肩的衣裙，好象正在等待着什么人似的。

其中三个比较年轻的，有点故作自傲地坐在石榴红的天鹅绒长坐椅上。另外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在整理花瓶上的鲜花。她满身横肉，穿一件绿色丝绸连衣裙，好似一个巨型花苞。她那圆滚滚的胳膊和鼓囊囊的肥厚胸脯一半露在外面，还擦上了一层紫红色的香粉。

士兵开口向她们问候：

“你们好，诸位太太。”

那年长的女人转过身来，好象有点吃惊的样子，但还是向他点了点头说道：

“您好，先生。”

他坐下了。

可是，当他看到别人似乎并不想热情地接待他时，他心里想道，大概只有当官的在这地方才会受到热情接待吧。这一想法使他感到心神不定，他暗自思量：唔，如果这时来一个军官，那咱们就等着瞧吧！于是他又询问道：

“喂！身体好吗？”

那胖女人大概是这房子的主人，她回答道：

“很好，谢谢！”

然后他又感到无话可说了，于是大家又都沉默下来。

他这时感到有些难为情了，最后终于羞答答和局促不安地笑着说道：

“嗯，你们该是不愿消遣吧，那我就去买一瓶酒来……”

他话音未落，门又打开了，巴多瓦穿着黑礼服走了进来。

这时瓦拉约快乐得吼叫起来，他站起身向他姐夫扑去，并把他抱住，向外推，弄得他在客厅里摇摇晃晃。瓦拉约大声叫道：“这就是巴多瓦，这就是巴多瓦，这就是巴多瓦……”

然后，他又对着那呆若木鸡的税收员的脸大声吼道：

“啊！啊！啊！轻浮的家伙！轻浮的家伙……你可会欢乐呀！你……啊，轻浮的家伙，那我姐姐呢？你抛弃她啦，说呀！……”

面对这出乎意料的情况，以及各种利害关系，瓦拉约于是借题发挥，进行他那必不可少的讹诈。他顺着沙发倒下去并放声大笑起来，笑声是那样大，整个房子都被震动了。

那三位年轻的女士，闪电般地站起身来走远了，那年长的太太也向门边退去，被吓得好象就要昏厥过去。

这时来了两位先生，他们都佩带着勋章，穿着晚礼服。

巴多瓦急忙走过去，说道：

“啊！市长先生……他是疯子……他是疯子……是送来让我们治疗的……你们已看到了，他真是疯子。”

瓦拉约又重新坐起来了，他虽还未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差不多已猜测到，他刚才做了一件大大的蠢事。于是他站起身来，向他姐夫转过去。

“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地方？”他问道。

可巴多瓦却十分愤怒，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们在什么地方？可怜虫……无耻之徒……下流货……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在第一市长先生家里！……在德·莫尔特门市长家中……德·莫尔特门……德……德……德……德·莫尔特门……啊！……啊！……流氓！……流氓！……流氓！……流氓！……”

迟 钝

在一生中，他只有一种不能满足的欲望，那便是打猎。每天从早到晚他都狂热地沉浸在狩猎之中。无论是严冬或盛夏，也不管是初春或深秋都毫无例外。当禁止在森林和平原上打猎时，他便去低洼地打。他会枪猎、围猎、猎狗寻猎①、猎狗追猎、潜伏猎、用反光镜诱猎和白鼬诱猎。平时谈话时，他也只谈论打猎。他常常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不喜欢打猎，实在是人生的一种遗憾。”

他虽已年过五十，却仍然结实强壮、精力充沛。尽管他头顶上早已脱发，身体微微发胖，可他仍旧充满朝气和活力。为使嘴唇灵活，吹起号角来更加方便，他下颚的胡子始终刮得干干净净。这一带的人喜欢称呼他的小名：“埃克托尔先生。”其实他的全名是埃克托尔·贡特兰·德·库特里埃男爵。

他住在森林间的一座庄园里，这是他从上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产业。虽然他认识该地区所有的权贵，在猎人聚会时，也常碰见权贵中的男性代表。可是他经常来往的却只有一家——库尔维尔一家。现在，这家人是他和蔼的邻居。也不知是在多少个世纪以前，他们同他有了某种世交的关系。

① 用狗寻找猎物，狗一发现猎物便站住不动。

在这个家庭里，他得到爱戴，得到别人的喜欢，也得到细心的照顾。他经常对他们说：“要不是为了打猎，我根本就不想离开你们一步。”德·库尔维尔先生是他孩童时代的伙伴和朋友，是一位忠厚的庄稼人，他和妻子、女儿、女婿达尔莱多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女婿是一个以搞历史研究为借口，其实什么事也不干的人。

德·库特里埃男爵常去朋友家晚餐，而且特别喜欢向他们讲述他打猎的事。他用猎狗寻找猎物和白鼬诱惑猎物的历史很长，一谈起他的猎狗来，就象是在介绍一个他十分了解而且引人注目的大人物似的。他描述它们是怎么想的，有什么意图，并对它们进行分析、解释：“当梅多尔看到秧鸡而飞快地向前跑去时，梅多尔心里便在思索：‘等着吧，好家伙，我们会高兴的。’这时它一面用头向我示意，叫我蹲到有三叶草的田角里去，一面就开始迂回地搜索起来。它突然摇动野草，弄出一阵嘈杂声，以便把那些猎物赶到一个无法逃脱的死角里去。一切都好象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不一会儿，秧鸡真的走到绝路了，再跑不了好远就真的暴露了。秧鸡心中还想：‘他妈的，这下可被抓住了。’于是只好把身子蜷缩起来。这时梅多尔突然站住，向我转过头来，我向它做了个手势，它使尽力气向前冲去。——扑棱——秧鸡飞起来——我瞄准目标——砰——它从空中掉了下来。梅多尔跑过去，把它叼回来，摇动着尾巴，好象在对我说：‘它上当了，是吗？埃克托尔先生。’”

男爵一本正经地讲述的这个生动的故事，把库尔维尔、达尔莱多和那两位女人逗得哈哈大笑。他更加兴致勃勃，摇动着两只胳膊，手舞足蹈似地全身活动起来。当他谈到猎物